## 孝經

孝經倡於河間顏芝。孝經者。孔子爲會參示孝道也。遭秦焚書。爲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議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皆習之。而註之者凡百家。今所存惟鄭氏明皇及古文三家。孔安國尚古文。而劉炫宗之。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經文大較相似。只多閨門一章。又有衍出三章。并前合爲二十二章。孔安國爲之傳。至隋王邵于京師訪得孔傳。劉炫因序其得喪講明之。議者以閨門章爲鄙俗。多相排毀。宋司馬光始取古文爲之指解。鄭玄主今文。而陸澄譏之。今文即顏芝所出者。鄭氏註與玄所註及餘書不同。故先儒多疑之。五代兵與其書久逸。宋咸平中日本僧以此書來獻。即鄭註者。又云新羅所獻至晦菴刊誤一出。而始有所準的矣。謂今文六章古文七章以前爲經。後

爲傳。文勢聯貫。實皆一時之言。而後人妄分爲六七。又
增子曰及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今乃合爲一章。而刪
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孔六十一字以復經
文之舊。又指傳文之失。刪去先王見教以下凡六十七
字。以順則逆以下凡
九十字。餘從古文。

## 論語

論語有齊魯之異。齊論多于魯論二篇。問王知道。張禹
張禹以其爲後儒所入而刪之。
兼通魯論。而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初傳魯論者龔奮夏
侯勝韋賢蕭望之張
禹皆名家。張最後出而行于世。蓋張禹授魯論。晚講
齊論。合而考之。周氏包氏爲之章句。馬融又爲之訓。鄭
玄益以齊古。而王肅何晏之徒宗焉。齊論之外。又有古
論語。與論語不異
惟分子張爲二。故有二十一篇。鄭以魯論爲本。參考齊
論古論。而爲之註。陳郡王肅皆爲義說。何晏有集解

至朱子集註行而諸家皆廢矣。

孟子

孟子註於趙岐而陸善經宗之。岐分爲四十四篇陸合爲七篇其音釋則張氏丁公著兩家而已。張氏徒爲章句而遺漏頗多丁氏稍識旨歸而時有誤謬若刪孟者馮休。宋馮休作刪孟二卷前乎休而非孟者荀卿刺孟者王充後乎休而疑孟者溫公與孟辨者東坡然不至如休之甚也。尊孟者虞允文也。允文以溫公作疑孟及李泰伯鄭厚叔皆有非孟之言故作尊孟辨五卷。

爾雅

爾雅倡於周公而成於子夏誠九流之奥旨也。中道寖

微世罕聞之自終軍豹鼠之辯其書始行郭景純究心一十八載而艸木魚蟲訓詁名物昭然典舉考古之學其彬彬焉此則皆有可據者而樂經之亡今不可見矣

自五經分而樂經亡五經之內分周礼儀礼礼記而爲七經七經之外又益以孝經論語爲九經以春秋分三傳爲三合孝經論語爲一於是有十經焉以六經加六緯於是有十二經焉以詩易書三礼春秋三傳加孝經論孟爾雅謂之十三經焉已上經傳考

易分上下經文王所定也程子謂卦之陽盛者居上篇卦之陰盛者居下篇朱子謂簡帙重大故分上下二篇餘程說推之則上篇有乾凡十二卦坤亦十二卦下篇

有坤凡四卦乾亦四卦似不專以乾爲陽盛而居上坤爲陰盛而居下者然自其互合言之乾在上經十二以其八體合乾坤坎離餘四卦合震巽艮兌皆合陽體也坤在上經十二合於乾坎艮震巽兌亦皆合陽不合陰也乾在下經者四亦合震艮巽兌乃合陰體也坤在下經者四合於巽離兌亦皆合陰不合陽也陽盛陰盛之說得其當矣而猶未詳也至我朝蕭漢中胡庭芳推衍之而其說始備謂上下經雖有三十卦三十四卦之不同以反對計之各有十八卦此其說一也上經反對五

十二陽爻五十六陰爻下經反對五十六陽爻五十二陰爻此其說二也上經以四正者爲主首乾坤而終坎離與先天圖南北東西四正之卦合下經以二變卦爲主震變爲艮巽變爲兌首咸恒而終既未濟與先天圖四維之卦合此其爲說三也觀是而上下經之分誠非漫然者矣又易之十翼世以爲孔子所作也歐陽公疑之以爲既孔子自作不應文言內自稱子曰字朱子謂十翼真孔子作而子曰乃後增入者然春秋之時穆姜所筮遇艮之隨而有元體之長亨嘉之會貞事之幹等

數語夫子於是時猶未生也文言奚自而作耶又重卦之人王輔嗣以爲伏羲鄭玄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史遷以爲文王按繫辭神農之時已有葢取諸益與噬嗑則謂禹與文王者其說不攻自破今依王輔嗣爲得其實又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大衍衍天地之數何止有五十葢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者以少陽之數推之七爲少陽積七七之數故用四十有九然天地之數合爲五十有五今并其掛者論之尚欠其五然自象二象四時象閏與夫再扐合而推之則與天地之數符

矣。又九六之說。以乾體三畫。坤體六畫。陽數九。陰數六。老陰老陽皆變。周易以變爲占。故稱九六也。崔武子遇困之大過。六三變也。南蒯遇坤之比。六五變也。陽虎遇泰之需。六五變也。繫辭曰。爻者言乎變也。且陽數盡於九。陰數滿於十。陽盡於九。九爲老陽固宜矣。陰滿於十。何以六爲老陰。蓋陽者君道也。務於長。故取盈數。陰者臣道也。忌於進。故取少數。故九爲老陽。六爲老陰。已上評易

凡五條

蔡九峯謂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以爲今文自

伏生女子口授鼂錯時失之則先秦所引古書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訂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朱子亦疑安國書是假書謂大序格致極輕却疑晉宋間文字況孔書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之見可疑之甚又春秋禮記孟子荀子間與今書不同者

如孟子載湯誥造攻自牧宮不言鳴條春秋傳述五子之歌衍率彼天常一句證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經乃無有若荀卿引仲虺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引康誥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懌禮記以申勸寧王之德爲申觀寧王又庶言同則亡懌多一亡字其乖牾有如此者安可必書無鈌文乎安可謂所引者之皆謬乎釋書者欲盡解之是難逃晦翁之譏也又歐陽公日本歌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通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按今世經書往往有外國本

則書之獨全於日本者未可知也已上詩書凡三條

詩序其來已久至朱子解經始屏之而備論其得失於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其於桑中溱洧之詩謂乃淫奔者所自作不可依序以爲刺奔且曰安有刺人之惡而自爲彼人之詞以陷於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意葢謂詩之詞如彼而序之說如此則以詩求詩可也烏有舍明白可見之詩詞而必欲曲從臆度難信之序說乎其說固善也然必若此則詩之難讀者多矣豈直鄭衛諸篇哉夫芣苢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爲后妃之美

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爲閔周室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歎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則其所以采掇者爲何事而慨歎者爲何說乎叔於田之二詩序以爲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爲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詞耳此詩之序其事以諷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則四詩非子雲美新之賦卽袁宏九錫之文耳是

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之乎鴇羽陟岵之詩見於變風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歎行役之勞苦敘飢渴之情狀憂孝思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此詩之詞同意異而頼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爲正雅矣即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爲刺奔乎文公又曰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

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今乃欲爲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將以薦之於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賓客乎此亦未然夫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鄭衛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況

儀禮左傳所載。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緜。文王興國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旨。蓋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强通也。則烏知鄭衛諸詩。不可用之於燕享之際乎。或曰文公說詩。於詩序之有證者。如碩人鴟鴞之類。則多采以入傳。而其可疑者。則多引他書以證其

謬。非盡斷以己見矣。然君子所以不能無疑者。則以其惡序之意太過。而所援引指摘。似為未當。夫關雎韓詩以為衰周之刺詩。賓之初筵韓詩以為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皆與毛序反者也。而韓詩說關雎。則違夫子不淫不傷之訓。是決不可從者也。初筵之詩。夫子未有論說也。則詆毛而從韓。夫一韓詩也。關雎之序不可信。而初筵之序。獨可信乎。邶柏舟毛序以為仁人不遇而作。文公以為婦人之作。而引列女傳為證。固覈矣。然列女傳出於劉向。向上封事論恭顯。引是詩憂心悄悄慍於

羣小之語。而繼之曰。小人成羣。亦足慍也。則。正毛序之意矣。夫一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而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已上辨詩

春秋始於魯隱元年。先儒皆以爲實平王四十九年也今考之周平王四十九年東遷在惠公之三年。非隱之元年也。其不始惠公而獨始隱公者。以惠公猶爲東周之諸侯。而隱公則侯於東周耳。又春秋一書。書王正月者九十三。王二月者二十一。王三月者一十九。無事首時。亦冠以王之一字。而獨於威公不書王。穀梁以爲威

無王故不書。然既無王矣而元年又書者何耶。穀梁曰元年有王所以治威也。此為近之。已上評春秋凡二條

古禮十七篇不謂之禮經而謂之儀禮明此書乃揖遜登降之儀而禮之本有不盡在是也。周禮五篇未嘗謂之周禮而謂之周官明此書乃設官分職之制而禮之本有不盡在是也禮記一書是非雜亂其粹精者惟中庸大學而已。其次坊記可也。自曲禮少儀樂記祭義射義等篇已多戾古。而王制月令又居其下。儒行亦非孔子之言。然其紊亂難信未有如明堂之甚者也。如月令

之書或以爲周公所作或以爲不韋所造其稱周公者不過曰罷侯置守之世豈有所謂諸侯焚書坑儒之世豈有所謂視學慘夷赭衣之世豈有所謂德惠月令之所稱皆周制也不知太尉秦官也而命贊桀郡縣秦制也而大合百県之秩芻建亥之月秦正月也而季秋爲來歲之朔日不韋秦人也月令爲不韋所造明矣其所謂諸侯視學德惠者安知非慕古而言之也耶如明堂位一篇春秋書初獻六羽書郊書望書新作南門新作雉門及兩觀無非惡魯人之僭天子所以禮樂征伐自

諸侯出也明堂乃謂魯用天子禮樂兼虞夏商周之制
何歟孟子以魯儉於百里明堂以爲七百里書以爲虞
之官百夏商官倍明堂則以爲有虞官五十夏后官百
矣經違古如此已上評禮凡三條

## 書籍

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薛子曰秦始皇之焚書其始於伏羲之一畫乎 已上集羣書

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憲章祖述制禮刪書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及秦人焚烈尺籍不收先王典章掃地盡矣惠帝除挾書之律而書始出武帝建藏書之策而書始集成帝復求遺書於天下 遣謁者陳農求遺書 外有太常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命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 經傳有易詩書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九種諸子則有儒道陰陽

法名墨縱横雜農小說十種。詩賦其種有五。任宏校兵書。其種有四。伊咸校術數曰天文。曆譜。五行。蓍龜雜占刑法也。李柱國校方技。方技曰醫經。經方房中神仙也。向子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畧。七畧即總畧也。有六藝畧。有諸子畧。有詩賦畧。有兵書畧。有術數畧。有方技畧。會向歿子歆足成之其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之亂。焚燒無遺。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石室蘭臺。彌以充積東觀仁壽。纂集益多。而班固傅毅又依七畧而爲書四部靈帝西遷縑帛散爲帷囊董卓遷都之際。吏民擾亂。所藏典策。競相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乃制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纔七十乘。道路艱遠。又棄其半矣。後亂書籍盡亡。而石渠白虎之文盡於斯矣魏人采掇遺逸藏在祕書。

遣掌書鄭默刪定舊文分爲四部論者美其朱紫有別一曰甲部紀六藝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贊總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錄題及言盛以縹囊書用緗素至于作者之意無所發明晉氏承之文集尤廣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屬劉石憑陵從而失墜東晉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充以舊簿校之其見存者但爲三千一十四卷充遂總設衆篇之名但以甲乙爲次其後中朝遺書稍流江左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並歸江左謝靈運有目錄四部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王儉又撰述七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三曰

文翰志。紀詩賦。四日軍書志。紀兵書。五日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日術藝志。紀方技。七日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其道佛附見。合九條。亦不述作者之意。但于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而又作九篇條例編乎首卷之中。文義淺近。未爲典則。

齊任王亮。祕書丞王亮監謝朏又造四部書目。凡一萬八千一十卷。齊末兵火延燒遺散。

梁相任昉。梁初祕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內列藏衆書。華林苑中總集釋典。又以術數之書。更爲一部。故梁有五部目錄。

相踵部集。而處士阮孝緒亦爲七錄。一日經典錄。紀六藝。二日記傳錄。紀史傳。三日子兵錄。紀子書兵書。四日文集錄。紀詩賦。五日技術錄。紀數術。七日道錄。其分部題目。頗有次序。割析辭義。淺薄不經。

自是而後。一失於周師之入郢。而江陵之典籍盡焚。初侯景滅梁。祕省經籍。雖經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猶存。蕭繹據江陵。遣兵破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七萬餘卷。送江陵。齊師入郢。繹悉焚之。

再失於而

朱之倡亂而洛陽之經史復散。魏取中原。粗收經史。孝文借書于齊。秘府稍實。暨爾朱之乱。散落人間。三失於唐初砥柱之覆溺。而東都之卷帙盡亡。初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至武德初有書八萬卷。王世充平。得唐隋舊書八千餘卷。遣宋遵貴監運東都。浮舟泝河。西致京師。經砥柱舟覆。盡亡其書。貞觀閒命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為秘書監。求天下所藏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為書手繕寫。藏于內庫。以宮人掌之。玄宗命馬懷素褚無量脩圖書。借錄民閒未見之文。修書有院。集書有院。名儒實學。出入校讐。經史子集分為四部。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至祿山之亂。寸牘不藏。而斯文復遺矣。元載為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

命苗發等使江淮括遺書。文宗時鄭覃請祕閣搜采。於是四庫之書復完。分藏於十二庫之下。至黃巢之亂。存者已少。昭宗遷洛。而是書又蕩然無餘矣。後唐莊宗募民獻書三百卷。授以試銜。其調選之官每百卷減一卷又遣庾傳美訪圖書於蜀。得九朝實錄及雜書千餘卷而已而校刊九經則始於明宗。因馮道之言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按柳玭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四書字學小書率雕板印紙則印書唐固有之矣。非始于道也。後漢雖下詔求書而應者實鮮。五季減裂之後。其典籍淪落之秋乎。宋興建隆之始。其書僅萬二千耳。後平荊南。定西蜀。而盡收其遺書。史館稍備

未幾涉弼彭幹等獻千二百二十八卷。三禮涉弼三傳彭幹學究朱載等皆詣闕獻書。合千三百二十八卷詔分置書府。弼等賜以科名。江南李氏獻圖書二萬餘卷太平則建三館矣。後又改爲崇文院。所集書。有崇文總目。端拱則建祕閣矣。端拱二年就崇文院中堂建祕閣。祥符詔求書得萬五千七百餘乾符三年火燔崇文院及祕閣。下詔求書。嘉祐求書得卷五百者與官。熙寧以來搜訪補緝至於宣和盛矣。至靖康之變散失莫考。高宗南渡博求遺書歷代搜羅圖書十出八九。而航海之後簡帙盡於元人矣。已上事蹟考

未幾復購遺書獻千二百二十八卷三禮涉弼三傳彭幹學究朱載等皆詣闕獻書。合千三百二十八卷。詔分置書府。弼等賜以科名。江南李氏藏圖書二萬餘卷。太平則建三館。後又改為崇文院所集書。有崇文總目。端拱則建祕閣矣。端拱二年就崇文院中堂建祕閣。祥符詔求書。得萬五千七百餘乾符三年火焚崇文院及祕閣。下詔求書。嘉祐求書得卷五百者賞官。熙寧以來。搜訪補緝。至於宣和盛矣。至靖康之變。散失莫若。高宗南渡。博求遺書。歷代搜羅圖書十由八九。而兵燹之後。籍佚盡於元人矣。已上事蹟考

## 諸子

漢之世。自太史公爲六家指要之說陰陽之術太詳而多忌。使人拘而多長。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分而無功。然其敘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敘。不可失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而彊本節用者不可廢也。法者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者。使人儉而善失真。然而正名分者不可廢也。道家者使人精明專一。動合無形。其爲術也。旨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而劉歆則有七畧。註見書籍迨班孟堅作藝文志而十家之名始布方冊。又於十家之外。刪劉歆七畧之說以倘於篇。兵家天文曆譜五行醫經後世分四部之書。而諸子百家。皆列於子部。實效孟堅之體也。隋書之志經籍。唐書

之志藝文儒道法家名墨縱横之類。大抵與班同。而陰陽之家不列於目。唐又始雜以藝術類。然後諸子百家之書燦然可知已。今以其書言之。曾子十篇。其言雜見於大戴禮。子思子七卷。温公采其與孟子論利之言。著於通鑑。即牧民之道何先曰先利之等語董子闕。墨者也。言子即子賤也。賈誼新書。說經多異義。凡五十八篇說經多異義而詩尤甚以騶虞爲天子之囿官以靈臺爲神靈之臺與毛氏不同劉向說苑。所取多迂談。漢王符作潛夫論。以譏時政得失也。後漢人隱居著書以譏當時得夫范曄取其貴忠等五篇韓愈亦贊其述赦篇旨意甚明荀悅作申鑒。志在獻替也。悅當獻帝時政在曹氏志存獻

替而誅無所用乃作此書五篇奏之其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墮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于君子之歸此古今名言也孔叢子。一名盤盂孔鮒所集因事雜故名盤盂詞理俱無足取或其所註之人僞作者聲隅子義取析物宋黃睎撰序曰聲隅者析物之名鬻子乃子書之首。名熊文王見其年九十餘以爲師熊既九十遇文王胡乃尚說三監曲阜時或後人所依託者柳子謂子書起于鬻熊老子乃無爲之宗莊子則詼諧之祖列子則玄家之學。列禦寇鄭繻公時人劉向誤以爲繆公時人才頴逸而性冲澹生離亂而思寂莫其靜退似老聃其誕謾似莊周其學類楊朱鶡冠子。韓愈稱之而柳子斥之。楚人居深山中以鶡羽爲冠因以名之韓愈愛其選學問篇而宗元以鵬賦之類鶡冠乃鶡冠反用鵬賦亢倉子開元間尊之而高子畧諸人疑之關尹子與老子同

時。素書稱黃石公所著。商鞅有商子管仲有管子慎到有慎子。韓非有韓子鄧析子。見殺於子產。操兩奇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法而子產誅之其書有曰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其意義似由于申韓公孫龍子見闘於孔穿。為白馬非馬堅白之辨孔穿非之墨子貴儉。而隨巢子胡非子皆其徒也。隨巢之言曰鬼神賢于聖人胡非之言曰勇有五等負長劒赴榛薄斬兕豹搏熊羆此獵徒之勇也負長劒赴深淵斬較龍搏黿鼉此漁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鵠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岳之勇也剽必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曹劌匹夫之士一怒而劫齊桓萬乘之主反魯侵地此君子之勇也其說甲胝無遇人處韓非子謂墨子死有相墨氏之墨相芬氏之墨鄧陵氏之墨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鬼谷子。尚縱橫。而戰國策國語皆其餘也。劉向所校正高氏謂其叢

胜少倫國語柄宗元以其說多近誣作非國語訃然之書固非出於范蠡。訃然乃辛文自號蠡嘗師之其言之妙者有日聖人之變如水隨形天隱之語疑即撰於子微天隱子一書司馬子微述謂傳之天隱子疑即子微自撰也其書蓋修養家言孫子爲兵法之宗而六韜三畧反出其後。太公三畧六韜皆後人僞造參同發陰陽之妙而金丹悟眞更衍其餘。漢眞人魏師觀乾坤坎離兌艮之妙于一身著參同契談玄者宗之朱子爲之註釋悟眞詩歌張紫陽所作淮南闢瓌麗之文抱朴習養生之説至於格言半雅劉雅之詞化書竊譚之秘化書覩化者也凡自無而有自有而無皆化也以我招物以物推物以物物推天地皆于有無之際得之其書乃譚景升所著而宋齊丘竊之爲已作則固有難盡覈者矣。

[illegible]已作上則固有雜靈膜者矣。

[illegible]而未始非天地之中有無之際也[illegible]

[illegible]自無而有自有而無者化也[illegible]

[illegible]之說窒於叔季千年[illegible]之言化書讀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淮南閱覽之文植樸[illegible]

[illegible]

之妙而金丹悟真更衍其緒。[illegible]

宗而大備三學及出其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天隱之讀[illegible]撰於于歲[illegible]

[illegible]之書固非出於荒齋。[illegible]

諸史

文中子曰古之史也辨道今之史也耀文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煩以塞又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煩而志寡會南豐曰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義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東萊子曰見辱於市人越宿而已忘見辱於君子萬世而不泯

蘇老泉曰甚矣秉史筆者之難也譋聞有限則弗偏意

見先入則多偏野史雜記多恩怨好惡之口濫述諛碑多故吏門生之筆好惡或關於時諱否藏或礙於世家知幾憤於十羊九牧韓愈卒於竄定不全皆有以也蓬萊道山地至清也冊府芸香職至華也披閱金匱石室之珍儲討論鸞臺鳳閣之故實儒生之至榮遇也夫苟一私纏縛百身顧畏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有期汗青無日居是職者亦難稱矣

嘗愛孫盛作晉春秋質以大司馬之威而不變吳兢撰唐史勒以宰相之私而不改褚遂良之是非必紀魏謩

之善惡必錄。雖以天子臨之，而不失其職。古人正直，若此數子者可矣。（已上集羣書）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記言行，故史佚居三公之次，博聞强記，備天子之遺忘。其在列國，齊之太史，晉之史董狐，晉之史蘇、史黯，皆有記言記事之職者也。魯春秋始同列國，一經孔子之筆，遂與吳越春秋之類相天淵。當時記吳越事則曰吳越春秋，紀楚漢事則曰楚漢春秋，戰國紀事有虞氏春秋，陽翟大賈有呂氏春秋，後又有孫盛晉春秋、吳競唐春秋。

左氏之傳，其義例洵有可稱。釋經之体有四：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發傳之例有三：曰變例，曰非例，曰正例。爲例之

精有五。曰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誠足以羽翼聖經而爲史家之巨擘矣後世述史者其體有三。曰編年。本于左丘明曰紀傳。本于司馬遷曰實錄。其名起于梁至唐而盛雜取兩者之法而爲之以備史臣採擇而史官記事所因者有四。一曰時政記。二曰起居注。三日曆四曰臣僚事狀。出于門生弟子之詞未足深信觀劉知幾三長才學識。袁松五難之說。煩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書不實錄。三难也。賞不中。四难也。文質五难也。與夫三等。褒善貶惡。不畏强禦者。上也。編次勤成。鬱爲不刊者。也。高才博學名一時又其次也。四忠之說。拘于時則有所諱而不得騁。拘于私。則有所蔽而不得騁。拘于勢。則有所傷而不得騁。拘于衆。則有所制而不得騁也。史豈可易作哉漢有

司馬遷繼父談爲太史作史記。起黃帝迄漢武獲麟之歲。撰成十二紀以序帝

王。十年表以貫歲月。八書以紀政事。三十世

家以敘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斯亦勤矣。褚少孫補

之。遷沒後缺景成紀禮樂律書等十篇。褚先

生足成之。而辭旨淺鄙。不及遷書遠甚。裴駰解之。

班固蘇子由譏之固之言曰。馬遷善敘事理。辨而不華。

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

隱惡。然其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

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

後世愛遷者。多以此論爲不然。蓋其心有所激而寓之

于書。故其用意遠。武帝表章六經。而海內虛耗。反不若

文景尚黃老時。此所以先黃老而後六經也。武帝用法

深刻。而當刑者得以貨免。遷遭李陵之禍。家貧無財贖

自贖。交游莫救。卒下腐刑。其進奸雄者。蓋嘆時無朱家

之倫。不能脫已于禍。故曰士窮窘得委命。此豈非人所

謂賢豪者耶。其羞貧賤者。蓋自傷特以貧不能免于刑

戮。故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非空言也。蘇子由古史言

馬遷淺陋而不學疏畧而輕信。朱子謂其極中馬遷之失。呂伯恭極惡子由之言。稱太史之學非漢儒所及。

班固之父彪嘗續司馬遷史記。固因之作前漢書。作帝紀十二。而高祖以下載焉。表八而異姓諸侯王以下載焉。十志以敘天人。十傳以列臣子。必始于高祖者。以史記編漢王百王之末也。必終于孝平者。以史記不錄太初以後之事也。　呂東萊以左傳擬之。洪容齋以英莖咸韶比之。而范曄鄭樵譏之。曄曰。載籍之作。大義燦然。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体。惜其論國体則飾主缺而斥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正直。述時務則詳詞章而畧情實。鄭曰。班固浮華之士。專事剽竊。肅宗問以制礼作樂之道。固對以在京諸儒必能知之。及諸儒各有所陳。惟竊叔孫通十二篇之儀以塞白。肅宗知其淺陋。故謂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固于當時。已有定價如此。按范曄譏固飾主缺。蓋亦不然。其贊多微文。顧讀者弗察耳。劉知幾又譏

其古今人物表。無益于漢史。此論誠然。但非固之
罪也。至謂受金鬻筆。固雖諂附匪人。亦何至是歟。雖以
曹大家之補志爲之羽翼。而顏師古爲之註釋。亦不能
盡正其訛。此劉知幾所以有史通之作也。知幾三爲史官。再入東觀
史通之書。雖未能盡服班固之心。而徐堅謂後
世史官宜置座右。則亦孟堅校正之忠臣也。范曄作
東漢書。自負無愧良史。盡変班馬之例。進諸侯于帝紀
增百官于書志。觀曄與甥姪書。
敘其作書之意。体大而思精。諸序論筆勢放縱。實天下
之奇作。往往不減過秦論。如兩都官制之詳。獨行逸民
蓋云備矣。史通稱其簡而且明。疎而
不陋。葉氏稱其類次整齊。用律精深。劉昭補註之而晁
氏陳氏多議之。列傳之体。多所倒置。論竇武何進之誅
中官爲違天理。論張騫班勇之使西域
爲遺佛書。抑節義之。董宣于酷吏。升忍恥之蔡琰于列
女志。王喬之鳧履。記左慈之羊鳴。而藝文志又缺焉。故

晁氏謂其事多詭譎。又贊辭佻巧。失繇此而言。則班史史之体。陳氏亦謂其前後有贊爲贅。失之同。范史失之誕。誠然矣。其後荀悅倣左氏之體。而作前漢紀獻帝以班固漢書文煩。命悅著爲漢紀。詞約事詳。識者稱之袁宏剪范曄之穢。而作東漢紀。皆有可觀。陳壽之志三國。王通數稱其書文中子稱其依大義。而削異端。司馬公善其敍事勁而有体。范頵稱其詞多勸戒。有益風化。雖文豔不及而質直過之而帝魏退蜀。其失非淺。使無習鑿齒諸人正之。則大統幾于不辨矣習鑿齒作漢晉春秋。起光武終晉愍帝。以蜀爲正。魏爲簒。謂漢亡三年。則已爲晉。炎興之名。天實命之也。蕭常著續後漢書。亦指壽帝魏之失。至謂其銜孔明殺父而爲貶辭求丁氏之米不獲而不立傳。則未必然也。劉知幾史通云。備王道則曹逆而劉順。宋歐陽修論正統而不黜魏

其實客章望之著朝統論非之晉書以何法盛等十八家之史未善唐命房喬等再加撰次。而文多駢麗。有失史體貶晉之亡也。有曰鰲墜三山。鯨吞九服。貶惠王之失禦也。有曰濟暑之旦方聞。淫時之言罕紀。南北史成於李延壽。溫公以佳史稱之。然多詳於北而略於南。蓋當時兩朝分錯國各有史。南朝則沈休文撰宋書。裴子野更刪為宋畧。初宋史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皆孝武自造序事多虛。沈約撰為百卷。名宋書。裴子野刪為宋畧。世以裴畧為上。沈次之。然子野述沈氏之家醜。休文載裴宗之世惡。互相誹謗。江文通有齊志。蕭子顯更為齊書。齊書天文但紀災祥。州郡不著戶口。祥瑞多載圖讖。表云。天文事祕。戶口不知。不敢私載。會南豐有其文益下之譏。而梁陳二史。又成於姚思廉父

子。思廉名簡。其父察爲梁。史官嘗撰梁陳二史未成。思廉繼成之。但爲祖父揚名。而言失實。不免史通安在爲史之議。

**北朝則魏收有魏書。**北魏書始于鄧彥海而終于魏收。收諂齊而貶魏。貴北而賤南。受爾朱榮子之金。則減其惡。附楊遵彥之勢。則敘其世。初收得楊休之助。因謝曰。無以報德。當爲卿作佳傳。夙有怨者。多沒其善。諸家子孫。前後訴者百有餘人。故謂之穢史。劉知幾謂其生絕嗣。死逢剖頭。皆陰慝所致。蓋收既以史招怨。齊亡之歲。竟招發冢棄骨之禍。

**李百藥有齊書。令狐德棻蘇綽牛弘皆修周史。**後周書先修于牛弘。而所因非故實。再經于德棻。而所修多清言。宜晁氏以非其實錄譏之也。

**隋書則魏徵總其事。而同修述者顏師古孔穎達也。韋述撰唐書。劉昫復增減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方鎮百官表。出于楊堯臣。律曆五行志。出于劉羲叟。列傳出于宋祁。而紀志則歐公成之也。其

進表有云。其事則增于前。其文則省于舊。劉元城謂此兩句。正新唐書之失。宋祁嘗曰。唐人詔令。皆對偶之文。入史策。如粉黛飾、壯士塗䩕佐鼓鼙。非所宜也。又故事修書只署官崇者。歐公以宋公于此用力久。遂各列其名。

梁唐晉漢周皆有史。宋薛居正輩嘗修之矣。歐陽修以其煩猥失實。重修之而藏於家。後朝廷取付史監。謂之新五代史。歐公嘗學春秋于胡瑗孫復。故襃貶謹嚴。觀其立傳之例。專祖誅心之法。曰梁臣。曰唐臣。所以暴忠貞之三節。曰死節。曰死事。所以愧奸回之二心。曰家人傳。則正家之義見矣。曰一行傳。則高尚之義見矣。曰唐六臣傳。則背唐附梁之罪明矣。曰雜傳。則更事歷代之徒誅矣。國史稱其足以繼班固劉向。又謂其筆力馳騁而無駁雜之說。呂方叔亦謂其最得春秋之法。雖司馬子長無以加。特恨其晉出帝論。似因濮園議而發。又不為韓瞠眼立傳。似輕節義。蓋韓通之死。太祖猶未踐極。其當在周臣明矣。文天文不載變異。黃

龍甘露之瑞。纖悉具紀。果春秋書災不書祥之意乎。宋史之作。不一其人。李燾有通鑑長編。陳仲微有二王本紀。陳桱有通鑑續編。揭傒斯有宋遼金三史。與歐陽玄同修斯乃附玄輩之私情違楊廉夫之公議並列以爲三史而各自爲統。夷夏之防紊矣。惟陳桱之編。爲知正閏。元史嘗作於胡粹中。洪武間命宋濂等纂修。分紀傳以著其君后臣工善惡之實列表志以見其位號制度事爲之詳亦既有成書矣。宋司馬公本春秋之法。始自威烈王。終於五季。集爲資治通鑑。光奉詔編集辟范夢得爲官屬先托夢得將諸書依年月編次爲艸稿。每四丈截爲一卷。光自課三日刪一卷。凡十七年始成。自謂一生精力盡于此書。胡武夷稱其爲典刑之總會。仁宗製序亦稱其賢于荀悅覩其首書三晉大夫爲諸侯。所以明君臣之分乖。力辯四

佶為惠帝之黨，所以明父子之義。飲讖與仲連之射書聊城，訊曹操之分香賣履，辨遂良無譖劉洎之譖，謂陸贄無報責參之心。其表有云：日力不足，繼之以夜，僭牘盈積，浩如淵海。其間牴牾，不敢自保，惜其進曹魏而抑昭烈，帝朱梁而寇河東，記牝雞之年，黜中宗之號，削離騷而不錄，書孔明以入寇，又自唐及五代，採取微冗，日月或差。

胡文定復有舉要補遺之作，所以救其失也。劉恕復有通鑑外紀之書，所以補其缺也。外紀始于黃帝以踵司馬遷之史，終于威烈王以補溫公之缺，然疑經傳而信子書，則無以為作史之法。朱晦翁繼麟經之後，綱倣春秋，目倣左氏，作為綱目，金履祥之通鑑前編，得朱子之意者也。本朝之續綱目，續朱子之遺意者也。已上

事蹟

考

作史之法貴詞簡而事明義嚴而紀備春秋經文止三萬言雖無左氏作傳其書亦不至於晦漏而難讀也遷固之書可以拍肩左氏范曄以下互有得失惟朱紫陽綱目足以步麟經之後塵然自昔紀載編集非出一手首尾多不相照綱目仍之或不免此病姑以一事言之漢景帝四年中皆以冬十月日食今綱目並書於夏秋之後蓋編緝者自本志中摘出而不思漢初以十月為歲首故誤係之歲末耳至于唐肅宗朝直脫二年之事又自唐武德八年至於天祐之季甲子多差則綱目雖

不可悉指爲門人之作。亦不可遽指爲未脫稿之書。要與同志共訂。雖脫稿而未及修補。亦若詩傳有新舊說之未折衷者也。其綱之不合凡例者。雖得徐昭文爲之考證。而月中之當刪緝者尤多。近日續綱目之作。上下四百年間。其文幾半於舊。世之君子。當更訂削之。按左氏傳春秋。自隱至成八公。凡百五十年。爲十三卷。自襄至哀四公。凡百五十年。爲十七卷。蓋近則聞見多而事詳。遠則紀傳寡而事簡。理固然也。今日史冊非一人所集。紀籍俱存。然以宋史校唐則幾倍。以唐史校漢則加

煩謂非史筆之旨下而校削之未精乎自劉元城謂事增文省爲新唐書之病說者承之至謂以文之煩省論史爲兒童之見殊不知新唐書之病正以其文雖省而事則鬱而不彰耳若能不加煩文而事不晦目是史家所難觀歐陽所論馬蹄逸犬之文可見雖孔子所謂辭達而已中庸所謂簡而文者皆可借爲作史之案者也古之勝今於斯一驗 已上私評

## 字學 附書法

自倉頡觀鳥跡以製文字而書契始興。頡之初作書也，依類以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孳乳而寖多也。著于竹帛，即謂之書。書者，如也，如其事也。頡初作書，而鬼夜哭，天雨粟。後伏羲氏有龍書，神農氏有穗書，軒轅氏有垂露書，太昊氏為鸞書，放勳氏為龜書，夏后氏為鍾鼎書，皆隨所見而製者也。六書之名起於周禮。一曰象形，隨体結曲，書成其形，日月之類是也。二曰會意，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之類是也。三曰諧聲，以物為聲，諧和而成，江河之類是也。四曰指事，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之類是也。五曰轉註，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之類是也。六曰假借，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令長之類是也。六書

之中象形指事爲一耦會意諧聲爲一耦轉註假借爲一耦此許氏說文之言也六書起於象形形不可象則屬諸事事不可指則屬諸意意不可會則屬諸聲四者不足而後轉註假借生焉此鄭氏相承之說也倉頡古文之後至宣王時史籀作大篆凡十五篇與古今石鼓文或同或異之遺文是已秦始皇時李斯取籀文而省改之謂之小篆程邈又去繁趨約施於徒隸謂之隸書古文錄此不傳矣至於漢魏李唐其體益繁八分書者王次仲所作益割程隸八分而取其二割李篆二分而取其八也楷

書者。鍾繇所作。又謂之正書。行書者。潁川劉德升所作。章草者。黃門令史游所作。飛白者。蔡邕見施堊帚而作。此皆字體之變也。然有字必有音。沈約始創四聲。以第一第二爲平爲上。以第三第四爲去爲入。是之謂四聲。又平昃虛實死生。謂之六体。天竺継以七音。然四方之聲氣不同。而古今之語音亦異。觀諸上古之詩易與近世之詩歌。可見矣。書言元首明。股肱良。庶事康。而以明良康爲一韻。易言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而以行慶爲一韻。燕燕之詩。以南韻心。而沈重讀南作尼心切。揚之水一章以沃韻樂。而徐邈

讀沃作鬱縛切聯翁作詩傳亦皆用吳才老補音之例雖未爲失然陸德明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此則最爲確論也逮夫班固賦東都以慶叶行揚雄帥太玄以慶叶疆離騷之作以天叶人明堂之詩以職叶福昌黎元和聖德之作既韻於兩而旁見疊出或曰漢魚雅雅又曰濡及九有此皆用古音爲文者也古今之音固有然矣而四方言語亦不能盡同陳湯傳既曰毋鼓西域傳又曰毋寡是一字而二讀也班史既曰龜茲爲丘慈范史又曰龜茲爲屈沮是二字而二言也撑犂孤塗雖陸

機猶莫之知。漢書撐犁孤塗單于撐犁大也孤塗子也。單于言大天子陸機讀史不識其義魏冒踰糟。使無田恭則朱輔其何錄。東漢朱輔作都夷傳求田恭解夷語遠夷樂德歌詩曰提宮隗魏冒踰糟提宮隗言大漢是治也。魏冒踰糟言與天合意也。此猶可曰是夷習之未定也。然楚自克庸。其文物有可觀者。而曰憑曰羌何陋也。蜀自文翁之化。其儒學彬彬然而以一爲蜀何謬也。是舊習之未洗也。若夫南方都之音豬。見於禮記。宋人來之音離。見於康衡傳。此中國禮樂之自出而乃如是耶。禮記汙于宮而豬焉南方以都爲豬康衡傳母說詩康鼎來之音離檀弓居之爲姬。但之爲地實在魯也。檀弓何居注音姬又西曹地忍之注地但也

公羊邾曰。邾婁得來曰登來。實在齊也公羊齊人稱邾皆曰邾婁又礼記亦謂邾婁又公羊云登來音得來此聖賢之舊居而亦是耶盖五方殊性習俗難移。如吳楚輕淺燕趙重濁關隴則去聲多入梁益則平聲似去江東所類與河北復殊安可以是律之天下哉。故有以意而釋者。如陳勝傳謂多為夥。楚元王傳謂空為丘。王式傳謂丘為區是也。有以語而助者如以頤為楚語之助。見於史記陳涉世家。以那為去聲而亦為語助。見於韓伯休傳是也。有隨時變通者。如指襟紐為衣船。李詩天子呼來不上船。此其證也。指箪為

桃笙梗詩蒲扇桃笙安可帶此其證也有與時稱謂者如稱浦爲步韓碑言之安移于齊戰國策有之是也故楊子雲作方言識者宗之劉子方欲作方言志而未果當世以爲恨字音豈易正哉我

太祖高皇帝命儒臣宋濂等取許氏說文與毛晃父子之書勒成洪武正韻一書頒行天下其正字之從俗則如邪俗作耶雙俗作䨇之類是已其正字之所非則如羣作群非棗作枣非之類是已其正字之疑誤則如支支母毋商商戌戍之類是已且會之以四方之極正之以中原之音而字學

翩然一新矣已上事蹟考

## 書法附

昔東坡嘗言詩至杜子美書至顏魯公及題唐書後文曰顏魯公書雄秀獨出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夫坡公之稱顏書而必及杜詩者果何見哉蓋顏之筆態有天縱自然之妙卽杜詩之自爲一家也顏之精神形於以死赴國之時卽杜公之憂國愛君也噫不得於心而泥於古人之陳迹不適於用而工於紙上之妙墨安足與語古今之書哉且虞世南之所稱五絕而書翰居其一

世南之書固可喜也。而所學者，薛氏之遺耳。唐書虞世南傳稷之書雖稱筆態遒麗，時無以及，然拘拘於世南遂良之舊蹟。唐書薛稷傳歐陽尺牘所傳，人以爲法，亦可貴也，而所倣者羲之之書。至其子通雖曰不擇紙筆皆得如意，然又切切於父之遺法，依傍繩墨，摹倣規矩，得則得矣，而無胸中之活法。君子固得以議之。若乃柳公權其有聲於一時者，人固推重，觀其與君論筆法之妙，不求於筆而求於心，蓋有得於虛精靜思之間，則柳之書雖未工而亦工，蓋以其自得於心也。穆宗問柳公權筆法，對日心正則筆正筆正乃

可法矣隱宗知其以筆疎也且霧捲霞收。狀若疎而實密。鍾繇鳳翥龍蟠勢若斜而反直。王逸少病其疲則有若隆冬之折木患其拘則有若嚴家之餓頴。此筆法之雄健也。王獻之字勢疎瘦如隆冬之折木雖枯朽而無屈伸筆縱拘束若嚴家之餓頴雖羈羸而不放縱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此筆體之和緩也。楊子雲釵頭屈玉鼎足垂金何雅麗也。李斯行間王潤。字裏金生。何俊拔也。褚遂良有風流閑媚。號伯喈中典者。韓擇十有八分精妙法。衛家傳者。蔡璘有奥通墨妙曲盡筆精。善則善矣。而區區於無用之工巧。君子固得以議之。若乃漢之蔡中郎。其筆法

傳於當時者不知其幾觀其西京太學之石經開悟後學訂正聖經使無魚魯之失則蔡之書雖未工而猶工何者以其有濟於用也蔡邕書六經刻之石立于太學天下學者爭觀之吾觀司馬溫公隸書家人中庸二篇皆修身齊家之道至起高宗嘉歎之旨此溫公之書有裨於君也如此豈但公權之意哉繫年錄紹興六年上日司馬光隸書甚似漢人所書家人及中庸皆修身齊家之道不特觀其字而已蘇文忠所書無非正論亦起高宗稱賞之旨此蘇公之書有關於世也如此豈特蔡中郎石經之字哉聖政建炎四年張守奏昨聞聖訓蘇軾書無非正論言之有益不獨取其字畫之工而已

非正論言者有益不獨取其字畫之工而已
是以蔡邕字蔡書相間理詞蘇軾書無
蘇公之書有關於世也如此豈特蔡中郎石經之存亡
已其字蘇文忠所書無非正論亦足高宗稱賞之言
人所書宋人及中庸皆修身齊家之道不似
公藏蔵年經典六年上日司馬光經書真似
宗羲之公有北溫公之書有補於君也如此豈但公
溫公隸書宋人中庸二篇皆修身齊家之道至
以其有補於用也太學天下學者年久不立
蔡邕書六經刻之
言正聖經使無舛錯之失則蔡之書雖未工而猶工
何必當書者不如其書太學之石經

## 文章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劉禹錫曰八音與政相通文章與時高下朱子曰六經治世之文也國語衰世之文也戰國策亂世之文也程子曰語麗詞瞻此應世之文也識高志遠議論卓絕此名世之文也編之乎詩書而不愧措之乎天地而不疑此傳世之文也桓寬曰內無其實而外學其文若雕脂鏤冰費日損功已上集彙書

典謨以降世無全文作者不一體式亦異以文之祖言之道德篇玄言之祖離騷詩賦之祖史記傳記之祖也

以文之變言之莊子者易之變離騷者詩之變史記者春秋之變也有得之於敏者淮南崇朝而賦騷枚皐應詔而成賦枚皐文章敏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然不如長卿之溫麗故人有疾行無善迹之論子建如口誦曹植七步成章仲宣如宿成范雲爲文每下筆立就人謂宿構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王勃稿於腹勃每作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而臥忽起一筆書文不加點時人謂之腹稿子野成於心裴子野梁普通七年大舉侵魏敕子野爲移文受詔立成武帝目之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俄又敕爲書喻魏相其夜受旨子野謂可待旦方奏未之爲也及五鼓敕催令速上子野徐起造筆牀奕便就帝深嘉焉子野爲文典而速不尚靡麗或問其爲文速者子野答曰人皆成于手我獨成于心公權七步而三柳公權從文宗

至未央宮帝駐輦曰朕有一喜邊城賜衣久不時今中秋而衣已給公權為數十言稱賀帝曰當賀我以詩宮人迫之公權應聲成文婉切而而詔令再賦復無停思天子甚悅曰子建七步成一詩爾乃三焉

劉敞一揮而九劉敞在西掖持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敞立馬卻坐一揮九制文明典雅各得其體

敬宗立馬以草詔唐太宗征遼岑文本卒于行驛召許敬宗令草駐蹕山破賊詔敬宗立于馬前俄頃而就詞甚典麗深見嘆賞又房玄齡在秦王府十年常典管記每軍書表記駐馬立成文約理贍初無艸稿

袁宏倚馬以成文是也。桓溫北征與袁宏倚馬前作露布文手不輟筆李白嘗曰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世以倚馬為李白非也

有得之於遊者相如濡筆而腐毫。楊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驛用枚皐。廟堂之中朝廷之上高文大冊。用相如。

楊雄輟翰而驚夢楊子雲之文。思苦而詞艱

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

沈慮。充閉門二十年作論衡抱朴曰王充所著文張衡時有小疵猶鄧林枯枝滄海流芥未易貶者

研京十年 左思練都一紀。左思欲賦三都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搆思十年門庭廁溷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即便疏之及賦成豪貴競寫京師紙貴

李建辭制誥之任 唐李建知制誥自以艸詔思遲不願當其任

道衡怒戶外之人是也。隋薛道衡每搆文必隱坐齋蹋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

文莫貴乎粹故文當學遷詩當學杜。唐庚曰六經以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杜子美故文當學遷詩當學杜

子建好人譏彈。子建與楊德祖書云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

歐陽勤於改竄。歐陽公作一小柬必改竄數四嘗作文先貼于壁臥思竄定有終篇不留一字者有人見其醉翁亭記艸前有數十字序滁州之山忽大圈了一邊註環滁皆山也一句

或夢剖腸

五代王仁裕喜爲詩少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洗石皆有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或夢授筆。和凝夢人以五色筆與之自是才思敏贍十九登第或稱積玉。葛洪稱陸機文猶玄圃積玉無非夜光或稱碎金。桓溫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畢擲與座上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唐書本於大誥。宋祁好讀大誥故文多謹嚴至修唐書其言艱其思苦蓋亦有所自歟鵬賦流目檀兮。賈誼鵬賦自檀兮中流出皆其有可稱者也。文不能以無疵。故相如之曲終奏雅。子雲謂相如浮靡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馳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少逸之天朗氣清蘭亭序昭明不入文選者以其天朗氣清。楚詞云秋之爲氣天高而氣清似非清明之時。又絲竹管絃語衍而複。爲逸少之累算博士之號駱賓王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十漢家離宮三十六時號算博士點鬼簿之誚。楊炯爲文好以古人姓名連開。如張平子

之談署座士衡之所記潘安仁之所賦宜商隱之祭魚
其陋矣仲長統何足以知之號點鬼簿
李商隱多簡閱書冊左右林次號獺祭魚
大年之納被
楊文公爲文章所用事實令子姪簡出處
每段以小片紙錄之精綴所錄而蓄之時人謂之納被焉
昌黎之序東野
送孟東野序曰物不
得其平則鳴然其文云在唐虞時咎陶禹其善鳴者而
假言以鳴夔假于部以鳴伊尹鳴商周公鳴周又云天
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然非其所謂不得其平也
子由之記月軒
子由待月軒記曰軒是人
身月是人性朱子曰若如此則是先生下箇
人身却外面尋討箇性來合湊着成甚道理
皆不能無
議者也以文人之相推言之陳琳氣殫於張紘
吳張紘見陳琳
武庫賦應机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荅曰今景典在
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縲矣
鍾繇閣筆於王粲
魏王粲才高鍾繇王郎等閣筆不敢措手
蔡邕擲翰於延壽

王延壽有俊才少遊魯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爲甚奇之遂輟翰而已君苗焚筆於陸機。陸雲與兄机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焚其筆硯袁淑隱賦。宋文帝宴羣臣爲赤鸚鵡賦袁淑文冠一時作賦畢以示謝莊及見莊賦嘆曰江東無我卿當獨步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湛明壞書。陳壽撰三國志時人稱善湛明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虛心推服有可嘉者也。以文人之相輕言之。謝希逸答嘲月賦宋孝武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以語莊莊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爲久離別死爲長不歸帝笑曰人婦嚬謔未有不遇其敵者溫庭筠慚讀南華。令狐綯曾以舊事訪溫庭筠對曰事出南華非僻書也或冀相公燮理之暇姑宜覽古綯益怒奏庭筠有才無行卒不登第筠有詩曰因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荆公私議蘇文。荆公見東坡辭

白堂記曰乃是韓白優劣論東坡聞之曰介甫處州學記乃學校策耳

**盈川恥居王後**　王楊盧駱號四傑楊盈川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議者信然文炯本傳曰盈用之文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于盧亦不減王恥居王後則信愧在盧前謙也

**岳陽樓記伊氏非之**　范文正公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爲奇尹師魯讀之曰傳奇體耳傳奇唐裴硎所著小說也

**五代史序王公議之**　陳師錫序五代史荆公曰釋迦佛頭上不堪著糞

**議人則易自評則難者也**　已上事蹟考

六經之文尚矣孟子在戰國時以浩然之氣發仁義之言無心於文而開闔抑揚曲盡其妙漢初賈誼之文質實而或傷激厲司馬遷馳騁有餘而識不逮理董仲舒

發明王道而詞多綏弱至谷永輩漸趨於對偶而古文始衰歷晉魏齊梁而光鋩氣燄埋藏腐蝕頹波橫流浮靡一撤唐之文章毋慮三變王楊始霸如麗服靚妝燕歌趙舞雖綺靡盈前而姝之風骨燕許繼與波瀾頗暢而駢麗猶存韓愈始以古文為學者倡柳宗元翼之豪健雄肆相與主盟當世下至孫樵杜牧峻峰激流景出象外而窘裂邊幅李翺劉禹錫刮垢見奇清勁可愛而體乏渾雄皇甫湜白居易開澹簡質每見同宮轉角之音隨時間作類乏部旻皆淫哇而不可聽者也宋初承

五代之弊文多塞澀。歐陽公變爲渾厚之體。如高冠華簪。曳裾鳴玉交於廊廟。并法不言。老蘇之文極高頗有戰國縱横之學。東坡勝似頴濵。其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南豐之文謹嚴。后山之文有法度然或時有迫促之病。元室諸公之文。如燕市夜鴻。華亭曉鶴。嘹唳亦足驚聽。然而風氣日漓雖高不雅。已上私評

## 詩

夫詩者樂之祖也詩言志而成聲律和聲而成樂虞典記之故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切乎聲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因其情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叶則言順言順則深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三百篇懲美勸惡王化本焉風雅道微楚騷繼響詞稍激露而徬徨悱惻猶變雅之遺也漢興相和諸曲變爲五言河梁傷别采桑述志婉而不露猶足形四方之風焉漢武帝不博采古制協比

聲律乃以變人李延年爲協律都尉而風采之義變爲那狄之音末流漸洽清商四弦混入樂部桃皮篳篥總曰橫吹樂亡而詩益下矣迨魏三祖崇尚雕蟲浮靡之風濫觴於此沈約創四聲八病之法宮羽相變低昂舛節格甚密而唐律基焉至陳隋開元間流弊已極陳子昂感遇詩漸復爾雅李杜諸公比響聯辭雲委波屬一洗六代之穢然嘲風弄月建安前之清音莫能嗣者李白所以發憤而嘆也中晚以降詩運衰而長短句始出纖巧輕蕩胡元又翻爲豔曲四始六義蕩然盡矣夫四

五七言。博士家撚鬚而吟。豔曲固所赧顏而不道也。然南呂中呂。古樂之遺者。獨豔曲有之。而四五七言視十二律。若爰居之不習何也。騷賦而樂府。樂府而古律。古律而詞曲。人心所自變者。眞詩也。四五言詩之迹也。眞詩故與樂自相通也。則古樂之若何而衰。若何而復。較然矣。吾非謂今之巴謳郢唱。遂可比諸管弦。然文人仰屋梁而吟者。又不若巴謳郢唱。足以言志也。是故議正樂。當正詩。欲正詩。當識其音何也。溺人必笑。笑痛於哭也。美女必顰。顰妍於笑也。七情之用。或順之而塞。或反

之而暢詩固以暢吾情也故不顯非詩不隱非詩格諸喉而不得盡者非詩疾聲大呼傾藏而盡者非詩詩之道微而彰淺而深遠若近近若遠使人不可解而可悟合此則鄭衛桑濮不得刪而不合則俳優而已耳漢隴西行賓主揖讓美詞也而健婦持門戶一語微識烏生曲遊獵語也而喟我二字默寓憂時俟命之旨去古未遠猶得十二三今下者局宋之俚高者襲唐之俊間或浮慕兩漢至十九首止耳鮮有究心古樂府者豈非以十九首詞猶麗而相和曲旨更深哉嗟乎蕭部鍾呂之不

諧俗也久矣不識漢詩而抵掌三百篇猶入室而不繇戶也聽樂而恐卧人情曷足怪乎

句句不琢字賈誼是也比偶爲工。新聲競爽。詞賦之漫衍陸謝江鮑之波瀾也。大抵賦擅於楚昌於西京衰於東都濫於魏晉敝於五代追律賦興而斬然盡矣。此其槩可舉者自愚意論之。詩莫病於輕淺賦莫病於艱深學步可嗤效顰增醜有能肖心吐理觸物成文變合風雲自出機軸斯足貴耳三復楚辭。眷戀宗國九死不忘至於天問曾無銓次婉惻彌深此豈有成轍可倣哉後世諸君子愛櫝忘珠極意鏤畫無疾而呻人爲掩耳晚近尤甚字取駭目故必艱。文取闘靡。故必冗。險韻在凡

類書充棟。一經繙閱可就萬言。寧須廁溷置筆硯哉。蓋賦體弘奧。非可取帖括鉛槧語比而韻之。以塞白也。然吾欲以其宏且肆者盡吾才。而不欲借以文短古奧爾雅。吾情附之以宣。而不因以晦塞。浮雲無心。賦形爲象吹萬成音。不假管弦。豈非天地間眞賦哉。 耶代此道上掩唐宋。操觚輩出。採摭富麗。體式古雅。洵足繼漢晉而稱雄矣。然亦擬議合轍。沿波爲淪耳。盡抉蹊徑。刷響靈均。尚俟君子。

羣書備考卷之一　終